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十六回 兩姊妹壽堂舞寶劍 二淫賊繡樓戲美人

陳清秋來到藏軍山，向山上喊道：「山上的嘍兵，稟報你們大寨主蓋世英，就說我是陳清秋，陳鵬的妹妹前來拜山。」嘍兵一聽急忙來到了聚義廳：

「稟報大寨主，山下來了一個穿白的女子，說存什麼陳清秋特來拜山。」

蓋世英一聽陳清秋來了，這個孩子她怎麼在這個時候來了？

「韓亮啊。」

「大哥。」

「到山下看看，如果沒有什麼，就把她領上來。」

「是，大哥。」

三寨主韓亮，出了寨門，過了飛雲橋，就來到了陳清秋的跟前，這小子是個採花淫賊呀，他一看，哎喲，這姑娘長得可是真漂亮呀。聽說陳鵬有個妹妹叫陳清秋，是個俊俏人，可沒見著過，今日一見，名不虛傳，真稱的起是一位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哪。

「你是陳小姐，陳清秋嗎？」

「正是陳清秋。」

「聽說江湖給您賀號叫月裡嫦娥？」

「不敢當，我二哥在這兒嗎？」

「你二哥陳鵬啊，現在沒在山上，出去辦事去了，過兩天就回來，小姐，這是從哪兒來呀？」

「我呀，從家來。」

「那好，請上山吧。」

「用不用把兵器都摘了去呀？」

「嗨，自己人嘛，走、走、走吧。」

姑娘跟著他就來到了聚義廳。姑娘一看，當中坐著金翅大鵬蓋世英，姑娘緊走幾步施禮說道：「叔叔，萬福。」

「噢，清秋啊，免禮免禮，旁邊請坐。」

「謝謝叔叔。」

大廳裡這伙人，有幾個目不轉睛，緊盯著陳小姐。「啊呀，陳鵬有個好妹妹呀！這丫頭真出奇呀，個兒頭、模樣兒，沒挑兒……」這幫小子全看傻了。

蓋世英說：「孩子，你這是由哪兒來呀？」

這一問，陳清秋眼圈一紅，淚花直閃：

「叔叔，我不能再活下去了，我二哥沒在山上嗎？」

「他過兩天就回來。」

「叔叔哇，我大哥死了，你們知道嗎？我們家被宋軍給封了門了，我來找二哥來了，我沒有家了。我是舉目無親，低頭無故啊。這些日子我就在外頭漂流著，上無有棲身之所，下無有錘紮之地，我沒辦法，才來到藏軍山，來找叔叔。求您給我一席之地，把我收下吧！」

「孩子，別哭，叔叔我把你留下倒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得把話說清。宋軍現在正跟藏軍山雙方對壘，萬一他們要把高山給攻破了，誰死誰活夷不一定，孩子，你正在年輕，我怕把你給連累了，我這叫醜話說在前頭。沒有別的去路了嗎？」

「叔叔，您要收留我，我就在山上，您要是不收留我，我就走遍天涯海角，隨便找個葬身之處了。」

「孩子，你別說這話，不是叔叔不收你，我剛才把底都交給你了，你要想好，將來別後悔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叔叔，您與宋軍對壘，我正要參與其中，給我大哥報仇，我跟他們決一死戰。」

「那好，嘍軍哪，到後營去把你小姐蓋嬌娘請來。」

不大會兒的工夫，蓋嬌娘來到了聚義廳，一進門：

「喲！師兄啊！你可來了，我想壞了，你上哪兒去了，怎麼總不來呢，今天，哪陣金風銀風把你給刮來了？」

蓋嬌娘是個快言快語的姑娘，上前就把陳清秋就給摟住了。清秋說：

「師弟呀，還那麼頑皮。」

陳清秋心裡可恨透了蓋嬌娘了，你真夠狠的，你差點兒把我們那口子給打死呀！表面上還面帶笑容：

「師弟啊，好，今後哇，咱們姊妹在山上可就有了伴兒了。」「可不是怎麼的，師兄，你別走了，咱們倆一塊兒住著，嗯，再切磋切磋武藝。」

「那好吧，叔叔，我們到後邊去了。」

「好，到後邊去吧。」

陳清秋跟著蓋嬌娘來到了繡樓。

「師兄啊，你今年十九了吧？」

「我比你大一歲，你十八了吧？」

「嗯，師兄，你有了婆家了沒有哇？」

「我哪兒有婆家呀，你呢？」

「嗨，這幫響馬，我一個也看不上，沒有正經人，我呀，這輩子不想找了！」

陳清秋樂了：「好吧，妹妹你不找我也不找了，以後咱們倆就在繡樓上，整天說話嘮嗑兒，再就研討武藝，當一輩子孤身女俠。」

「好，哎，師兄啊，明天是我爹的壽誕之日，師兄啊，你來的正好，明天哪，給我爹去拜壽。你還記得師父教給咱們倆的那套梅花劍嗎？」

「師弟呀，我要是琢磨琢磨，嗯，還能夠想起來。」

「好，咱倆揀一揀，把那些招數再練一練，明天哪，給他們露一手，助助興，讓他們看看，咱們兩個，是女中的魁元。」

「好吧。我聽你的……」

第二天早晨，姊妹兩個下了樓，就來到了聚義廳。今天的聚義廳好熱鬧，正當中擺著青玉的壽星老兒，條桌上擺了很多的壽桃壽酒，還有不少的水果。金翅大鵬坐在正中，旁邊這幫響馬，都在準備著給大寨主拜壽。挨著壽星老旁邊，還有一張畫，畫著一個便裝老頭，陳清秋心想，這是誰呀？給蓋世英見禮：

「叔叔，我們也來給您拜壽。」

「孩子，快快起來。」清秋站起來說：「叔叔您旁邊那張畫像，是誰呀？」

「啊，這是昨天當朝太師爺蔡京送來了一千兩白銀，還有他的一張畫像，為的是表示祝賀之意，畫像送到，猶如他老大駕光臨，這是給本寨主的莫大榮耀。」

清秋一聽，心中暗想，怪不得藏軍山上的人如此猖狂，這樣太師做後盾哪！她假作驚訝的說：

「如此說來，叔叔您與國丈是好朋友啦！攀上皇親啦！」

「哪裡，哪裡，叔叔不過是給蔡太師效力的一名義僕而已，此事不可向外宣揚，不然會對蔡太師不利，將來等大功告成之時，我等再露廬山面目。」

「叔叔，大功告成是指什麼？」

「這個……女孩兒家不要多問，你看，大家都在想給蔡太師的畫像配一副對聯，可這山上多是些不通文墨的一勇之夫，竟一個想得出的也沒有，清秋，你可能想得嗎？」蓋世英有意地用配對聯打斷了陳清秋的問題，陳清秋也很知趣，接著說道：

「給太師爺配對聯，姪女怎敢，不過我倒想起了一副對聯，可不知合適不合適。」

她這一說合口，旁邊好幾個人一齊說道：

「姑娘，說合來大伙聽聽！」

蓋嬌娘知道陳清秋寫一手好字，借機想要炫耀炫耀，於是說：

「師兄，不用說，給他們寫。」

大伙一聽：「好！寫更好！先看看姑娘的墨寶。」

當下有人鋪紙，有人研墨，有人送筆，多少雙眼睛都盯著陳清秋，陳清秋不慌不忙，提筆在手，蘸墨擺毫說：

「我先寫個橫批。」筆落紙上，那清秋的字體，帶著典型的好風韻，先寫出了四個大字：「圖畫禽獸」。大伙一愣，這不是罵人嗎？明明那邊畫的是蔡太師，你咱那麼說畫的是禽獸啊！蓋世英在旁邊也頗有愜意：

「清秋，你寫這四個字是何意呀？」

清秋說：「叔叔，等寫完上下聯您就知道啦！」

接著陳清秋又寫了一副對聯，上聯是：「圖公之像，畫公之影；」下聯是：「禽中之鳳，獸中之麟。」大伙一齊說：「好！好對子，陳小姐真有才華……」蓋世英也笑了，吩咐把對子貼上，貼上之後，大伙一端詳，怎麼也覺著有點驚扭，但還說不出來，怎麼看那「圖畫禽獸」不大得勁，但對子不錯，這叫橫看挨罵、豎看捧場，就這麼的吧！接著大伙兒挨個給蓋世英拜壽，進獻壽禮，這個給二十兩黃金，那個給個小金如意，這個給個玉石猴兒，那個給個夜明珠，兩姑娘過來也給她爹和她叔叔再磕壽頭。這時候聚義廳把酒席也都擺上了，這幫響馬划拳行令，吵吵嚷嚷，「八匹馬呀，哥倆好哇，六六六哇，拳到了啊！……」這就划起來了。這工夫蓋嬌娘站起來了：

「爹，光喝酒也沒什麼意思，我和姐姐練趟劍，給大家飲酒助興，這劍是跟我老師學的，叫梅花劍，姐姐來，咱們露兩手。」

「妹妹，別那麼說，咱們也擱了多年了，怕也練不好，叔叔，我們獻醜了。」

「好好好，練練，練練。」

這幫弟兄也吵著說：「來，練練、練練，咱們開開眼界，今天來著了。」

兩姑娘跳出廳外，亮開駕式，當場舞起劍來，兩把寶劍，兩條銀光，兩個姑娘猶如蝴蝶成雙，銀光繞著蝴蝶，蝴蝶繞著銀光，忽高忽低，忽弱忽強，銀光透著寒氣，蝴蝶散著幽香，香寒、寒香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銀光交錯，蝴蝶飛翔，忽如疾風閃電，難辨蝴蝶去向，只見一片寒光。這些人有的看傻了，看呆了，有的眼看直了，有的嘴看歪啦，「好！好！好！」喝采之聲是接連不斷……啪！她們兩個突然站住收了劍式。臉蛋上多少地出了點汗，就像那花骨朵兒沾了點露水，含苞待放。姑娘擦了擦汗：

「丟丑了，眾位，你們見笑了。」

「姐姐，幹什麼那麼客氣？我們練得就是不錯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好，你們歇會兒快坐下吧！」

陳清秋和蓋嬌娘入了席剛坐下之後，奚金哥這工夫端著一杯酒就過來了：

「陳小姐，能賞臉嗎？陪我乾了這一杯。」

「你是哪一位？」

「我叫奚金哥，人送外號鑽雲燕子，進皇宮我盜過九龍珍珠冠，小姐，要能幹這杯酒，這又是給了我一個八尺寬的大面子。」

「奚義士，我不會喝酒。」

「哎，你哪怕這個酒杯沾沾嘴唇，那就算瞧得起我，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，我謝謝了。」

陳清秋接過杯來，只用嘴唇一沾，又還給他啦！這工夫又來一位：

「哎，陳小姐，能幹我一杯嗎？」

陳清秋一看，這小子長得豬嘴獠牙，滿臉看不出一塊人肉來。

「小姐，你能幹奚金哥的，就不能幹我的嗎？」

陳清秋說：「您是哪一位？」

「我是蘇州群英館五隻鳳的第二隻鳳，人頭鳳小霸王叫張勇，小姐，能賞臉嗎？」

「哎呀！我不會喝酒。」

奚金哥這臉就沉下來了：

「我說你跟著起什麼哄啊，人家姑娘不會喝酒。」

「你少來這套，那怎麼喝你的……」

蓋世英說：「哎，女孩子不能多喝酒，你們快快入席，多吃多喝，要吃好喝好，入席入席。」蓋世英這一說話，奚金哥就退到大廳當中。

「諸位，今天是我大哥的壽誕之日，剛才兩位姑娘舞劍，舞得漂亮，現在我也打算助助酒興，把九龍珍珠冠拿出來，讓大伙開開眼，高興高興！大哥，您說怎麼樣？」

蓋世英說：「好！我也高興高興！把珍珠冠拿出來，嬌娘啊，到後邊把珍珠冠拿來。」

「是，爹爹，走，師兄，跟我去取去。」

蓋世英剛想攔著，又一轉念，自己的孩子，用不著多疑，讓她們一塊去吧！

陳清秋跟著蓋嬌娘就出了聚義廳，陳清秋一想，我多麼想看看珍珠冠哪！現在狀元府的弟兄們都在公館那兒著急呢。陳清秋想我看他放到哪兒了。跟著蓋嬌娘來到中山寨，這兒有一個大歪脖樹，這個樹有上百年了，挨著樹旁邊有一口井。

「師兄，咱們下去吧，這井叫八卦井。」

她點了一根蠟，蓋嬌娘在前邊走，陳清秋在後邊跟著，順著梯子道就下去了。裡頭道特別窄，只能並行二人，高矮呢有一人多高。高個兒的還要低著頭，她倆就進去了，順著道徑直往裡進。陳清秋特別留心，一看兩邊還有岔道兒，但她們沒拐彎，徑直往前，前邊有個大鐵門，蓋嬌娘用手往上面一按，鐵門格楞楞……啞，開了，蓋嬌娘就進去了，陳清秋也跟著，一看這屋裡頭哇有一個鐵箱子，用現在的話說這個屋不過九平米。這鐵箱子上有三個菊花釘，蓋嬌娘用手一按當間兒這個菊花釘，卡登，箱蓋開了，裡

頭拿出一個帽盒子。

「姐姐走吧，這就是九龍珍珠冠。」

陳清秋是看在眼裡記在心中。

姐兩個出來來到聚義廳，奚金哥把這帽子就接了過來：

「眾位，看看，這就是皇上戴的帽子，這叫王冠，上頭全是珍珠，這是無價之寶。可沒想到能落到咱們哥們的手裡，今天咱們都戴戴試試，當當皇上。」

這幫響馬全過來爭著看，你戴戴，我戴戴，好不得意。陳清秋呢，她衝蓋嬌娘說：

「師弟呀，你們在這兒玩吧，我覺得頭有點疼，我先回樓上歇一會兒，一會兒我再回來。」

「師兄，快回來啊！用不用我給你拿點藥？」

「不用，我歇會兒就好了。」

陳清秋離開了聚義廳來到了後花園的繡樓。姑娘心想：蓋嬌娘老跟著我，我沒有空。剛才我到八卦井裡看了一遍，此時還有深刻的印象，我把它及時畫下圖來，別過後再忘了。陳清秋來到了樓上，提筆蘸墨，鋪下紙就畫了一張圖，非常詳細，底下還寫了幾個字。等把墨水晾乾，這張紙剛剛疊起，聽有人說：

「陳小姐在樓上嗎？」

把陳清秋嚇了一跳：「誰呀？」

她趕緊把這張紙疊好，揣到身上，一開樓門：

「噢，奚寨主哇。」一看正是奚金哥。

「小姐，我可以到樓上去嗎？」

「我們女孩家呆的繡樓，東西凌亂，您來到這兒恐怕不大方便，有什麼話樓下說吧。」

噤噤噤，陳清秋就下來了。

「奚義士，有什麼話你說吧。」

「陳小姐，你的劍練的可真好哇，我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」

陳清秋說：「奚寨主，我那劍練的太一般了，不值得您一學呀。」

「哎，你別一口一個奚寨主，奚義士的，我跟你哥哥磕頭，你就管我叫哥哥吧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我哪敢高攀啊，您是進皇宮盜珍珠冠的英雄，奚寨主，沒有事，咱們到前邊去吧。」

「小姐，是不是你捨不得教啊，你教我兩趟。」

「陳小姐，能不能教教我呀，你怎麼隨便退了席了，我還沒敬你酒呢。」張勇也來了。還端著酒杯，瞪著充血的眼睛就進來了。

奚金哥把臉沉下來了：

「出去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姓奚的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我要跟小姐學兩趟劍。」

「我也要學劍，許你來，就不許我來嗎？」

「哎呀，姓張的，你知道這個地方任何人不許來。」

「你來我就來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二位，你們不要爭吵。」

正這工夫，蓋嬌娘進來了：

「都出去！我姐姐初來乍到的，你們得尊重著點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幹什麼你們？知道不知道家裡外頭？」

這時奚金哥臉上有點紅了：

「嬌娘，你說話可不能太傷人嘍。」

「怎麼叫傷人哪？我們這個院誰也不許來！」

這時張勇就接過來了。「奚金哥，走吧，被人家把我們給攆出去了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嬌娘啊，是這麼回事：我跟小姐陳清秋想學兩趟劍……」

張勇說：「我也想學劍哪。」

嬌娘說：「你們兩人都想學，我姐姐先教誰呀？這麼好不好，你們倆先比試比試，誰要勝了，我姐姐就先教誰，教徒弟教好的嘛！」

蓋嬌娘心想，讓你兩小子先乾一架。

「對，姓奚的，咱們倆比畫比畫，我要把你打敗了，就先教我。」

「好吧，過來。」

張勇喝得腳底有點沒跟兒了：「好，姓奚的。」他上前「啪」，就打了一個迎面掌，奚金哥輕而易舉地往旁邊一閃身，用右手去抓他的手腕子，左手一托他的胳膊窩，來了個順手牽羊，咕咚！就撂那兒了。呱呱！張勇趴下了，他又爬起來這就急了：

「怎麼姓奚的，你真下毒手哇！」

說著話探臂膀就抽出了大片刀，他這一亮刀，奚金哥也亮刀。嬌娘一看怎麼著？要出人命哪，急忙告訴嘍兵，快去給大寨主送信，時間不大，蓋世英由打前邊來到了後花園，進園一聲喝：

「你們幹什麼？你們都還是孩子嗎？喝一點酒就沒個人樣，也不怕讓丫頭們笑話。」

「大哥，沒有別的，我們要想跟陳小姐學趟劍。」

「對了。」

「別說了！我要再說別的，怕你們臉上掛不住，我這山上有規矩，包括每一個嘍兵在內，任何人不許到後花園裡頭來，這是女孩子住的地方，怎麼也得有個避諱，別看我們身落草莽，但是人格要正。你們明白嗎？都出去！」

「好，我們走！」

蓋世英說：「你們也上樓吧！」

「是！」二位小姐上樓了。

奚金哥這個氣呀，姓張的，我跟你沒完！張勇呢，也心裡合計：姓奚的，早晚我要出這口氣。他們倆都來到前邊，繼續喝酒。正這時候，有嘍兵來報：

「寨主，小少爺殿曦嵐來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殿曦嵐走進來了：

「我來了，師哥，我聽說你過生日給你拜壽來了。」

「曦嵐哪，來來，挨著我這兒坐。」

「先不忙，我師兄的生日，我得給壽星老磕個頭呀！」

嘯，跪下磕了個頭。

蓋世英說：「不用磕了，曦嵐，快坐到這兒，坐到這兒。」

「我還有件壽禮呢，給你把手裡拿出來。」小孩一伸手，照這後邊腰眼子上一拽，騰，提溜出一個小王八來用繩拴著，還直蹬蹠呢，「你看這壽禮怎麼樣？」

眾人一瞧哇的一聲全樂了，怎麼送壽禮還送這玩意呀？蓋世英說：

「這就是你的壽禮呀？」

「啊！這壽禮有講究呀，千年王八萬年龜，祝你長壽，活一千年。」蓋世英還不敢說不好。

「啊行了，好，快接過來。」

「我給你掛上。」

殿曦嵐把這個小王八給他掛在旁邊牆上，在那兒直蹬腿。蓋世英這個氣呀！

「師弟呀，你不好喝酒，多吃點啊！」

「那當然了，我得多吃點，師兄，我爹呢？」

「這你放心，我不出五天就給你送回去。」

「那好吧，師兄，我今天上山是我娘叫我來的，我娘說要管你要點錢，我們娘們日子過不了啦！」

蓋世英說：「好，來呀，給孩子拿五十兩銀子來。」

小孩呀，這是說瞎話，恐怕引起蓋世英的懷疑，他是從山下公館來的，是替「小八義」弟兄探山來了。蓋世英給他拿了五十兩銀子。

「兄弟，在這吃喝之後，拿著錢回家吧！」

「我怎麼剛來，你就攆我走呀！好，你攆我，我不吃了，我上後邊樓上，找蓋嬌娘玩會兒去。」

蓋世英一看對他真沒辦法。

「去吧！可不要在山上亂跑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我上哪跑呀？我上繡樓玩會兒，一會兒就回家。」

說著話，殿曦嵐出了聚義廳，就奔繡樓了。小孩心裡合計，我爹在哪現在還不知道，我阮哥哥叫我打聽時長青這個人，還得看看陳清秋在山上怎麼樣，這事可真不少……這孩子進了花園直奔繡樓。噔噔上樓了：

「蓋嬌娘，快接我，小叔叔來了。」

蓋嬌娘把樓門推開一看：

「黑小子來了，殿曦嵐呀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怎麼叫殿曦嵐哪！叫叔叔，要不叫，我揍你。」

「哼，人不大，輩兒還真不小！小叔叔，裡邊請吧。」

「這還像個話。」他進來之後，一眼就看見了陳清秋在旁邊坐著呢，假裝不認識。

「蓋嬌娘啊！我找你來玩會兒。」

「誰姑娘跟小子玩呀，幹什麼玩呀？」

「幹什麼玩都行，尿尿和泥玩，放屁蹦坑玩。」

「去你的吧，多難聽啊，說的是什麼話？我不跟你玩。」

「不跟我玩拉倒，我再找別人。哎，那是誰呀？」

「是我師兄，陳清秋。」

「是你師兄，也得管我叫叔叔唄。」

蓋嬌娘瞅著陳清秋說：

「師兄啊，還真得管他叫小叔叔呢，他是我爹的師弟。」

清秋一笑：「那麼說，小叔叔你好哇。」